

杭州雷峰塔及《一切如来心秘密 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》

任光亮 沈 津

2001年3月12日,杭州雷峰塔地宫发掘,面世的龙纹佛像、铁函、钱币、铜镜、舍利函等已有学者做了研究,然而,1924年9月25日雷峰塔倒塌后所面世的《一切如来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》,或者可从另一角度再做一番探讨。

一

雷峰塔为钱俶所建,钱俶(929-988),本名弘俶,以犯讳单名俶,字文德,浙江杭州人。为吴越国君钱镠之孙、文穆王钱元瓘第九子、佖弟。

钱俶造塔记文,叙述造塔事甚详,文云:“吴越王钱俶记。敬天修德,人所当行之。矧俶忝嗣丕图,承平兹久,虽未致全盛,可不上体祖宗、师仰瞿昙氏慈忍力所沾溉耶?凡于万机之暇,口不辍诵释氏之书,手不停披释氏之典者,盖有深旨焉。诸宫监尊礼佛螺髻发,犹佛生存,不敢私秘宫禁中,恭率宝贝创宰堵波于西湖之浒,以奉安之。规抚宏丽,极所未见,极所未闻。宫监弘愿之始,以千尺十三层为率。爰以事力未充,姑从七级,梯昊初志未满为歉。计砖灰土木油钱瓦石与夫工艺像设金碧之严,通缙钱六百万。……塔成之日,又镌《华严》诸经,围绕八面,真成不思议劫数大精进幢。于是合十指爪以赞叹之。”^①

收藏在上海博物馆的南宋画家李嵩的《西湖图》，是描绘杭州西湖美景的名作，画中的雷峰塔繁华艳丽，这或许是现存最早的形象。明嘉靖间，倭寇入侵杭州城，并纵火焚烧雷峰塔。清陆次云云：“雷峰塔乃五代时所建，塔下旧有雷峰寺，废久矣。嘉靖时，东倭入寇，疑塔中有妖，纵火焚烧。故其檐级皆去，赤立童然，反成异致。”^②

在灾难下仍然屹立的雷峰塔，全然演变成了另一个模样，据万历年间周龙所绘的《西湖全景图》，画中的雷峰塔和火焚前的形貌，判然两塔（注：此图今藏浙江省博物馆）。由於其檐级既毁，人遂不能登临，又因塔砖外面全烧成红色，自成特色之景。清李卫《西湖志》中有这样的记述：“孤塔岿然独存，砖皆赤色，藤萝牵引、苍翠可爱。”^③每当夕照，塔与山光倒映，而成为西湖重要景观。

除了绘画中的雷峰塔形象，雷峰塔图在古籍善本中也可觅见。明杨尔曾撰《海内奇观》（明万历三十一年刻本）有“雷峰夕照”图。清代刻本中最早的或推清康熙五十七年（1718）《钱塘县志》中的“雷峰西照”图、清康熙刻本《南巡盛典》卷一百二名胜中的“雷峰塔图”、清康熙刻本《吴越游览图咏》中的“雷峰东望”图，以及清乾隆套印本《西湖佳景图》中的“雷峰夕照”图^④。至于民国初年的一些照片和图片则较多，而外部塔身最为清楚，最能反映塔圯前的写照的是日本人关野贞拍摄的照片，且最早出现在日本出版的《支那佛教史迹》^⑤上，雷峰塔呈现出那苍老的外形，近塔顶及塔身四周的草本植物，仿佛向世人诉说它的千年历史。塔圯前的态势很难让人们想像它旧日的飞檐画栋，金碧庄严，它的辉煌已成为凄凉的陈迹。

据古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说，雷峰塔是一座砖身木檐的楼阁式塔，也是江南宋塔的习见形式，其与附近的六和塔，本来形式一样，后来外檐损坏，清代的和尚在外加了一个木衣，遂成今状。雷峰塔在我国名塔中也独具异趣，为八方形，每方皆为十八步。元明间塔基下陷，仅余五层，共有八门。塔基以红石砌成，上为红砖黄瓦，中柱为菱形，孤标独立。傅熹年先生的《古建腾辉——傅熹年建筑

画选》^⑥中有一幅据历史照片所绘的“杭州雷峰塔近景”，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清楚的原型复制品。

二

1924年9月25日(阴历8月27日)下午，千年之雷峰塔突然倾圮。倾圮的具体时间有二说，一说：雷峰塔倒坍于下午2时。当年某小报刊有署名“渡云”写的“雷峰塔内的心经”一文，有云：“维时笔者方执教杭垣肃仪巷，午饭后，只闻轰然一声，似地雷炸裂，顷之传言雷峰塔圯矣。”^⑦另一说为：下午1时40分左右。^⑧那天下午，塔圯时，俞平伯先生在湖楼寓所，“我们从湖楼遥望，惟见黄埃直上，曾不片时而塔已颓然。因适逆风，故音响不甚大。”俞随即舢舨前往，并在那一年的十二月四日作了一篇“记西湖雷峰塔发见的塔砖与藏经”。^⑨又据俞平伯夫人许宝驯回忆，当年她还年少，寓西湖孤山俞楼，凭阑远眺，亲见塔圯。她还说，雷峰塔倒坍前数天，塔上宿鸟惊飞。这说明自然界中的生物或鸟虫之类的感应先知。当时，轰然一声，塔圯后即有黑烟升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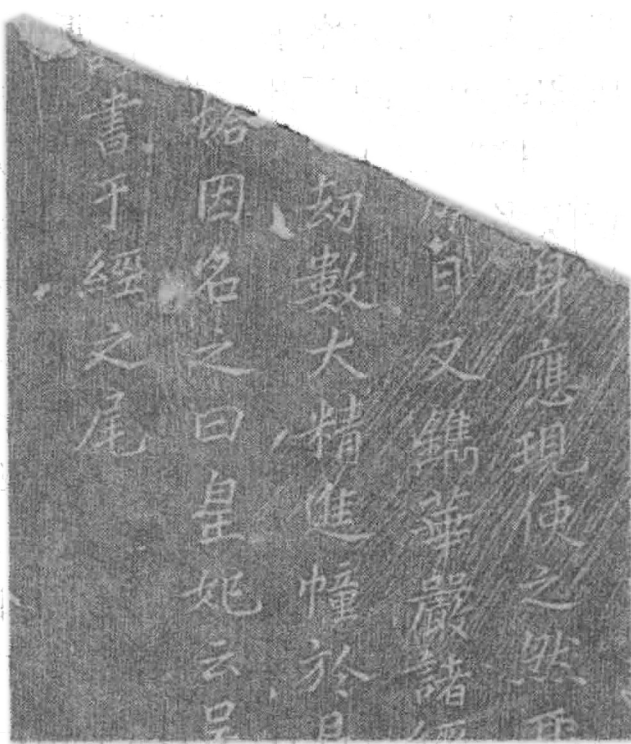
事后在检讨雷峰塔倒坍的原因时，民间普遍认为是：塔身除曾毁于火，且年久失修外，还因为附近乡民迷信，有携塔砖可以镇妖避邪，甚至有取砖对养育丝蚕可以旺盛之说，故竞相挖取，日久基损，终于导致全毁。

在中国古代，就有将文物图书或文献资料存储於佛教圣地，或石窟、或古塔、或菩萨塑像、或庙宇、甚或在地下之史实。众所周知的著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，所出经卷文书总数约五万卷左右。1960年，浙江丽水县城西碧湖镇宋代砖塔损毁，也有宋刻佛经被发现；1962年，山西曲沃县广福院正殿的一座高约两丈多的佛像腹内，发现一批佛经，计十三卷；1968年，山东省莘县宋塔内发现北宋写本《陀罗尼经》一部及北宋刻本《妙法莲花经》五部。也是在“文革”中，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的菩萨像身内有辽代三十件写经和

六十一件雕版印刷品，更是填补了辽代刻书之史实。然而在砖孔中藏经，在国内却是自吴越国王钱俶始。

雷峰塔圯后，人们发现建塔之砖中有部分为空心之砖，我们把它称作藏经砖。藏经砖是特制的，砖颇厚，长一尺一寸，宽五寸二分，厚一寸八分，经洞开在长方砖的一个短边侧面中间，洞口圆，比经卷稍大，其底比经卷之长稍深，经洞圆径八分，洞深二寸五分。部分砖孔内塞有《陀罗尼经》一卷，经卷用黄绢包裹，再用锦带束之，砖之小孔外用泥土封口。^⑩此举似源本于天竺，查《玄奘西域记》，有云：“印度之俗，香抹为塋，作小窣堵波，高五六寸，书写经文，以置其中，谓之法舍利。数渐盈积，建大窣堵波，总聚於内，常修供养。”

藏经之全名为《一切如来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》，或称“宝篋印经”，通常所称“雷峰塔藏经”。周心慧《中国古版画》中所收，题名“黄妃拜佛图”，云“其引首图绘吴越王妃黄氏拜佛情形”^⑪，大误。盖钱俶并无黄姓妃子，即便吴越国三代五王，凡见于史传的所有夫人皆非黄姓者。《咸淳临安志》在著录钱俶造塔记文时，将“皇妃”误作“黄妃”，此误讹沿袭甚久。近人陈乃乾有“黄妃辨”一文^⑫，俞平伯亦称：“黄妃之称殆不足据，予见同陈君。”^⑬



雷峰塔“华严经跋”残碑

为何钱俶别的经不刻，而专刻《一切如来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》放置塔内呢？盖此经即积聚一切如来全身舍利功德之陀罗尼，凡四十句。据记载，此经之功用，在于凡书写、诵读此陀罗尼，或纳入塔中礼拜之，能免除一切灾难，寿命长远，得无量功德，以

“离异诸多烦恼，灭除障染，获五神通。”又因《宝篋印陀罗尼经》所说，一切如来全身舍利积聚之七宝塔中（七宝者为塔之上下阶级、露盘、伞盖、铃铎、轮槿），藏有宝篋印陀罗尼密印，具大神验威德。故若有人造像立塔，供奉宝篋印陀罗尼，即成七宝所成之塔，亦即奉藏三世如来之全身舍利。钱俶曾以铜造立八万四千座宝篋印塔。

钱俶刻雷峰塔藏经，卷端题记都说八万四千卷。故有人认为当时钱俶刻藏经八万四千卷，全数置于砖孔内，由此而推论“当时一版能印八万四千方部，印数之多，说明雕刻技术和印刷技术已具有很高水平。”也有人将此经及显德本、乾德本藏经（见后文）所印，“可以认为是每次各刊印八万四千卷，一经累积刊印二十余万卷，肯定是史无前例的盛举了。”^④“所谓八万四千卷，乃是由若干套刻板分别印刷出来的”^⑤此二说皆有不妥之处。

按“八万四千”，本为佛教表示事物众多的数字，後用以形容数量极多，又作八万。佛教中有谓众生烦恼种类极多，喻称八万四千烦恼，或称八万四千尘劳。佛所说之教法及其意义至为繁复，故亦有称八万四千法门（八万法门）、八万四千法藏（八万法藏）等说。如“八万四千法藏”，据《萨婆多毗尼毗婆沙》卷一云，指佛所说之全部教法，又作八万四千度门、八万四千法聚、八万四千法蕴。举其大数，则称八万法藏、八万藏。藏者，包藏之义，就能诠之教谓法藏，就所诠之义谓法门，故又称为八万四千法门、八万法门。《法华经·宝塔品》：“若持八万四千法藏，十二部经，为人演说。”又据《观无量寿经》载，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，一一相各有八万四千随形好。按劣应身（即化身佛）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而胜应身有八万四千之相与好。此外又如佛教有“八万四千塔”之说，即谓多数之寺塔。《善见律毗婆沙》卷一谓佛灭后，阿育王作八万四千宝塔，安奉佛舍利。

在文学作品中也有使用“八万四千”一词的，如宋陆游《剑南诗稿》卷二十五中的《醉歌》云：“八万四千颠倒想，与君同付醉眠中。”元武汉臣《玉壶春》第二折：“做子弟的，须要九流三教皆通，八万四

千傍门尽晓。”清魏源《天台石梁雨后观瀑歌》：“惟有天台之瀑，不奇在瀑奇石梁，如人侧卧一肱张。力能撑开八万四千丈，放出青霄九道银河霜。”后周显德二年(955)，以慕阿育王造塔事，铸八万四千小宝塔，中纳宝篋印心咒，广行颁施，世称钱弘俶塔。他所铸铜质与铁质金涂塔，塔内塔底题刊也云八万四千。纪元前三世纪印度阿育王曾建立八万四千塔，钱俶或用阿育王故事，实际上未必八万四千之数。

实际上，根据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的专业人员研究，并从雷峰塔废墟现场倒塌迹象分析，雷峰塔倾圮是“垂直倒塌的，这与当年雷峰塔坍塌时目击者的描述‘惟见黄埃直上’吻合。在雷峰塔废墟的中心部位，较好地保存了当年从塔顶层坍塌下来的巨大块体，内部砌进许多纵端开设小圆孔的藏经砖，而藏经砖绝不见于塔基及塔身较低的层位。据此推测，藏经砖只用于塔身的最高层、即第五层。”^⑥这段叙述至少说明了这样一个情形，即修建整座雷峰塔的用砖，并非都是特殊制作的藏经砖。此外又有辅证一例，即当年塔圮后，亲至现场的人认为：全塔之中，只有近顶的几层有藏经砖，并非每层都有。此塔非直坍，乃是向东南方斜倒的。^⑦如果考古研究所的专业人员及目击者的推断成立的话，那钱俶所刻雷峰塔藏经虽非八万四千卷，但数量也应较其他印刷品为多。

当时现世者还有塔图。图后刊有“香刹弟子王承益，造此宝塔奉愿，闻者灭罪，见者成佛，亲近者出离生死，然死植含生，明德刀本。时丙子日，弟子王承益纪。”^⑧丙子即乙亥之次年，为北宋太平兴国元年(976)。此塔图极罕见，曾见有上海图书馆所藏，略有残缺。又浙江省文物保管委员会所藏，据称也为残张，另有一张珂罗版影印的完整本，为长条式，上下划分四层，每层画一座印度式的塔，塔的形制与钱俶所铸金涂塔略同。四个塔正中所绘人物故事各不相同，雕绘比较工细，不如经卷扉页礼塔图粗简。最下层之底部题字即同上。

此外又有一种造像砖，砖长35厘米、宽18厘米、厚6厘米。砖面用泥条堆塑佛像一尊，盘膝入静，神态肃穆。其上又有泥条粘题记云：“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像拾八尊，舍入西关砖塔充供养”五行。造像砖当时应有十八件，然今存者仅一件，藏浙江省衢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。建塔时日，钱俶刻有《华严经》，附刻自撰文记，塔未毁之前亦不能确定年月，今塔崩经见，则可知建塔之时间。

其他的塔砖是大量的，俞平伯先生曾化名屈斋，作了一首“西关砖塔塔砖歌”，后被收入《我们的六月》内。其歌有云：“峨峨高塔倚翠屏，玉梯七级相钩连。弹指间幻七宝坊，多宝如来使之然？输钱六百万余缗，油灰土木瓦石砖。度经之品法蕴数，通计盖逾亿万焉。或贯环孔入砖腹，或题名姓范砖沿。所见一字迄四字，余饶怪诡不得笺。我藏一品‘王官’镌，迹参分隶铸泥埏。更有残者一孔贯，截为砚型贮墨圆。畴昔万砖争入辇，今朝尺璧重人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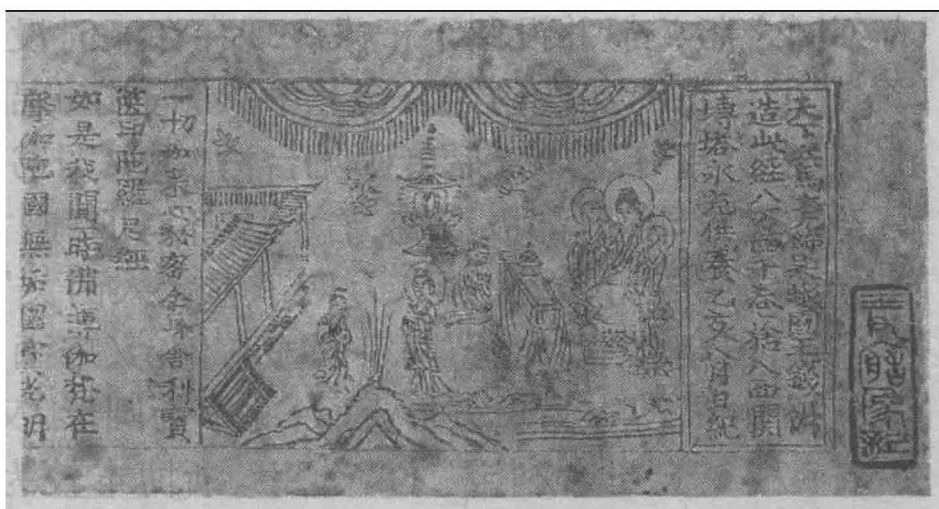
三

根据现存文献中关于印刷的记载，以及现存实物的印证，中国唐代后期的印刷，比起前朝，已有相当的发展。就印本可考者，有历书、《唐韵》、《玉篇》、字书、小学、佛教的《金刚经》、《陀罗尼经》、化莫雕刻律疏等，以及与道教有关系的《刘弘传》及阴阳杂说、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，范围甚广。而五代时期，中国的印刷已很兴盛，现今所知的即有五代监本《九经三传》、《五经文字》、《九经字样》、《经典释文》及《道德经》、《和凝集》等；前蜀的《道德经广圣义》、《禅月集》、《斩蛇剑赋》、历书等；後蜀的《九经》、《初学集》、《文选》、《白氏六帖》等；吴越的《陀罗尼经》与佛像等，南唐的《刘氏史通》、《玉台新咏》等书。但是，五代所刻的印刷品存世者，仅存有吴越的《陀罗尼经》两种及一些佛像了。

钱俶刻《一切如来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》，实际上是

现存五代刻本的代表性印刷品。是经高一寸二分，板心高六分，长六尺三寸五分，凡二百六十八行，并前后题记六行，共二百七十四行，行十字，间亦有十一字者。前题署后有扉图（即礼塔图），绘佛三尊，中有一女膜拜，稍左两人对立，其一顶有佛光，一为女子合十南无。再左则殿宇，上有缨络，中悬宝镡，天华四散，下有山河大地。扉画略呈简朴，线条也不算流畅。图前题记三行，云：“天下兵马大元

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，舍入西关砖塔，永充供养。乙亥八月日纪。”乙亥为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八年，故此经版刻应为宋开宝八年（975）吴越国王钱俶刻本。是年南唐亡国。



礼塔图

从整卷的文字雕工来看，应是属于刀法成熟、风格精致的一种，对于雕版来说，当是字愈小愈难镌，相反的，字越大越易着刀。字如此之小，而又如此清楚，且笔画繁多也不觉模糊，那又何等不易？有人以为此经字体类欧阳率更，那只是牵强附会，因为经中字体是力求工整，对于佛家经典来说，来不得半点草率。从唐代至元朝，其间所出版的印刷品、各地区不同的刻本，也不知其数，但我们以现有的实物来作验证，即可发现，一、像如此之小的印刷品或刻本，或于此雷峰塔藏经而仅见；二、从印刷数量以及传世的数量来看，没有比此藏经更多的了。

为了刊刻雷峰塔藏经，也为着一定的数量，也必定雕刻有数块乃至更多不同的版块。藏经的字数并不多，但印的数量多，一般来说，木版印书，由于墨汁的渗透关系，致使木版涨缩，到了后来，字

迹会变得模糊不清。所以要印数量庞大的专书，那必定是镌刻有较多的木版版块才是。法国学者伯希和“以为雷峰塔的陀罗尼经既印了八万四千份之多，则当时所雕之板一定不只一次，因为一次所雕之板，应不能抵抗排印经卷份数处如彼之多。”^⑨事实上也确实如此。

二十多年前，笔者之一曾以上海图书馆所藏数本作过验证，确有不同之版，但并没留下记录。现在在一时没有实物比较的情况下，我们可将浙江博物馆及台北中央图书馆藏品的影印件作对比，前者可见《雷峰遗珍》，后者则见台湾《中央图书馆特藏选录》。虽是两卷皆是影印，但都极清楚，看上去都有旧气，古朴且完整。卷前“题记”之第二行“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”句，浙博本此行字体颇直，但台北本“此经”两字明显右偏。又扉画中桌边膜拜一女所跪之蒲团，浙博本为长方形，而台北本为圆形。又正文第一行“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”之“宝”字，浙博本较为清晰，但台北本看上去却类“实”字。举此三例，足证藏经确有不同之版。雷峰塔藏经散出之日，有人也曾汇集多卷，比较异同，也认为“断为不止一副版子印成，但字体、经文、行数、长短、阔狭、纸张、装潢等完全一样。”^⑩

除雷峰塔藏经外，还有二刻，一为后周显德三年(956)所刻，这是1917年湖州天宁寺改建省立第三中学校舍时，在石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幢顶象鼻中发现的，据说有二三卷。其大小尺寸，与雷峰塔藏经相彷彿。是知钱氏所造或不只此，惜史未详书之。显德本藏经较雷峰塔藏经早二十一年，距今已九百余年。次为“礼塔图”，再经文，经题为“一切如来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”，经文共338行。又1971年，安徽无为县中学在宋代舍利塔下砖墓小木棺也有同样一卷面世^⑪。另一为乾德三年(965)所刻，于1971年在浙江绍兴城关镇物资公司工地出土的金漆塔内发现。此刻的题记也刊有“八万四千卷”的字样^⑫。

王国维有跋“显德刻本宝篋印陀罗尼经”，云：“刻本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一卷，高工部营造尺二寸五分，板心高一寸九分半，每行八字或九字。经文共三百三十八行，后空一行，题‘宝篋印陀罗尼经’，并前后题三百四十二行。经前有画，作人礼塔状，广二寸有奇。画前有题记四行，曰：‘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印宝篋印经八万四千部，在宝塔内供养。显德三年丙辰岁记。’近出湖州天宁寺塔中，今归乌程张氏。”“或云，此卷本置于天宁寺石幢下象鼻中，鼻有石楔，近石楔落，乃得此卷，未知信否？姑记之，以广异闻。”^②此显德三年本，国内的研究者多不知其后来之所在，如毛春翔云：此卷“比雷峰塔经卷早二十年，此经卷今不知所在。”^③按，此卷今藏瑞典斯德哥尔摩博物馆。据富禄特(L. Carsington Goodrich)教授於1960年10月致李书华先生的信中说，彼於一九五七年在瑞典王宫中见到西元956年刊印之天宁寺《宝篋印陀罗尼经》一卷，系瑞典王恰于数月前得到的。富氏又说，是年(1960)彼闻知瑞典王计划将此《陀罗尼经》连同其他搜集品捐赠於瑞典斯德哥尔摩博物馆^④。

四

雷峰塔藏经为现存最早的五代刻本，由于藏经在塔砖内年久，再加上自然条件的不断变化，风雨侵袭，火炙、受潮、霉变，因此当时出土时部分经卷多有风化散去，而首尾完具的非常稀少。俞平伯有云：“此经名为八万四千卷，现就杭州约略观测，出土的殆不过千卷，且包含近整的残品在内，真所谓存什一于千百矣。”俞氏还认为藏经须“三德俱备”者，方可称得上为“无上上品”，其“三德”，即为表皮颜色不可不黑、不可有蛀孔、两端卷得不可一松一紧。如以俞氏的标准，“以我所见闻，杭地只数卷耳，而尚不免有焚琴煮鹤者，可叹之至！”^⑤

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的著录，国内所藏仅近三十卷左右，为

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浙江图书馆、湖南省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吉林大学图书馆、西北大学图书馆、上海博物馆、浙江博物馆、浙江温州博物馆、陕西省博物馆、甘肃武威县博物馆、山东省博物馆等所有。这其中上图计有4卷、国图及上博各3卷、浙图2卷，几近国内所藏之一半。

国家图书馆所藏，其中的一卷，已为《中国版刻图录》（增订本）^②收录，此卷虽首尾俱全，但内中略有缺损。后来所出版的郑振铎编著的《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》^③及周心慧等辑的《中国古版画》^④所收此雷峰塔藏经，均以此图加以收录，惟周辑本该图模糊不清，拙劣之极，扉画及题记几不能辨，大有“惨不忍睹”之感。

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中所著录者，我们仅经眼了上海图书馆、上海博物馆所藏7卷而已，兹就其中重要者分述如下：

上海图书馆藏四卷中，以民国龚心钊跋本为最佳。卷之题签为“西湖南屏晚钟”，内有何星叔绘“雷峰塔图”。此卷附有塔图，略残。此卷之珍贵，还在于以小木棍（非小竹签）为轴心，将经卷卷起。我们经眼之雷峰塔藏经中存有小木棍者仅此一卷。

龚心钊跋凡数则，云：“此塔图与《陀罗尼经》出西关砖塔之砖穴中，图不多见。”“丁亥三十六年，杜月笙等倡仪重建。”“卷首雷峰塔图乃何子贞之曾孙星叔所绘，何以书画世其家者也。丙戌再记。猿叟。”末跋为：“杭人洪承德，笃于佛理，以古器为业，余素识之。雷峰塔之圯日，洪方去杭，收得《陀罗尼经卷》良夥，然皆有腐蚀处。洪乃以多卷互相补缀，得以卒读。原印数万卷，当时不只一板，然字迹率相近也。经卷发现后，坊间遂有翻刻数种，其楮墨迥然不同。余因尽索洪君所蓄者，择其尤精数卷易得而宝之。此真宋以前之刊本也。经卷每一卷皆置塔砖之穴中，余并洪君所赠之塔砖完美者并装一匣中。乙酉上元日，龚心钊记，是年七十六岁。”钊有龚氏四印，为“龚”、“曾宴琼林二度星槎重游艺泮”、“乙未翰林”、“瞻麓斋藏”。龚心钊，号怀希，安徽合肥人。光绪廿一年（1895）进士，著

名收藏鉴赏家。

又一卷，题首有吴昌硕题“夕照余晖”。又吴昌硕题诗云：“一千年圯雷峰塔，天理循琇佛相孤。残阙一经犹挂眼，可怜夕照堕西湖。乙丑冬杪，少卿老兄属题，吴昌硕时年八十二。”按，此卷前图及首之文字残去甚多，又吴诗不见《缶庐集》。

又一卷，此卷前有图“雷峰夕照”，为楼村画，有“辛壶”朱文小印。题首书“雷峰塔砖藏经。雷峰塔为吴越王钱镠妃黄氏所建，砖各藏经一卷，甲子塔圯经出，宝丞得此，可宝也。”楼村（1880—1950）原名卓立，字肖嵩，号新吾，亦号辛壶，又号玄根，浙江缙云人，侨居上海。善画山水、花卉，书学颜、柳，篆刻则力摹秦汉，深得古媚之致。曾任上海美专、中国艺专教授。

又一卷，此卷前无引首，卷外题签“西湖雷峰塔藏经”。

上海博物馆所藏雷峰塔经卷计三卷，均有陈曾寿绘图并题词。兹介绍其二。

第一卷，有陈曾寿于1924年9月作“补经图”二幅，第一幅图上有陈氏词，云：“蒙茸尖合带寒鸦，万点残照终古梦。想庄严，愁独客，欲礼空，王无主，珠网全，飘金轮。半榻不碍疏钟度，江山如此，孤标何苦，支柱惟见，七级檐颓，一铃舌在。报人间风雨，欲写荒凉题败壁，只称寒山诗句香火缘，空苔藓磴滑飞锡。应难住，脩罗零，劫诸天花散何处？湘月苍虬居士。”“六时钟鼓近南屏，惆怅灵光付杳冥。寥廓心魂无著处，寒缸相对补残经。钱王以《陀罗尼经》八万四千卷舍入塔中，圯后，人争剔取，多成灰末，完者至不易得。余收得残本数卷，取他卷零星残字补之，亦无聊消遣法也。貽先四弟得一卷，只缺数十字，板本墨色出一切之上以遗余。秋宵多暇，因作《补经图》装于经卷前。甲子九月二十日灯下，苍虬居士记。”“剔残砖秋雨逗苔斑，寒灰发经香。启素缣密裹，零僧剩佛，一字琳琅。试与辛勤补缀，化蝶半飞飏。百衲家风旧，功抵娲皇。堪叹天人漏果，竟酬忠恩宴，轻送名王。有冬青遗恨，一例感兴亡。问世尊，真如解

脱。甚当年悲泪海潮凉。空输与，麻沙书客，持伴灯窗。《八声甘州》。九月二十一日夜书。”“哀哉千古人，欣戚逐成毁。我塔本无缝，弹指庄严起。叹世岁忽周，城郭秋笳里。纷纷貉子过，矐此湖山美。陈迹冷一邱，四海增多垒。依样年复年，懒复问山鬼。雷峰塔圯，忽经岁矣，感赋一首。乙丑八月二十七日，苍虬记。”

第二卷，卷之图残去部分，又文字首尾略残，陈曾寿朱笔补字。末有“甲子冬十月初八日，陈曾寿补”。又有释真放、姚华、张祖廉、冯煦、冒广生、程颂万、溥儒、胡嗣瑗赋诗并词；黄孝纾跋。陈曾寿绘幅图，并有词云：“雷峰夕照。甲子秋九月陈曾寿。《八声甘州》。甲子八月二十七日，雷峰塔圯，自钱氏造塔至今，九百五十余年矣。千载神归，一条练去。末劫魔深，莫护金刚之杵。暂时眼对，如游乾口之城。半湖秋水，空遗既之，龙身无际，斜阳杳残痕於鸦影。爰成此阕，聊写悲凉。”“镇残山风雨耐千年，何心倦津梁。早霸图衰歇，龙沉凤杳，如此钱塘。一尔大千震动，弹指失金装。何限恒沙数，难抵悲凉。慰我湖居望眼，尽朝朝暮暮，咫尺神光。忍残年心事，寂寞礼空天。漫等闲，擎天梦了。任长空雅阵占茫茫。从今后，凭谁管领，万古斜阳。苍虬居士。”“脩到南屏数晚钟，目成朝暮一雷峰。熏黄深浅画难工。千古苍凉天水碧，一生蜚语夕阳红。为谁粉碎到虚空。《浣溪沙》。宣统甲子冬十月。苍虬居士。”

此卷卷末题有“于一毫端现宝王刹，向絨锋里转大法轮。”“雷峰塔圯，而苍山图出，是塔虽圯，与木圯无异。真放前此固未尝见塔，后此亦不复见塔，然今见此图，焉见塔无异。且塔一耳，而图则可千可百，是又一塔去，而千百之塔尚存也。苍公之功德，诚不可思议哉！诚不可思议哉！阅图既竟，忽作此种种想，书以识之。至其画之神、书之神、词之妙，无一非宋人三昧，在在处处宜有神物护持。米老谓纸千年而魂去，是苍公一弹指，顷又为塔延若许之寿。夫岂止区区九百五十余年，如苍公所计者哉？“神 三昧”下脱“此卷流传于世”六字。甲子仲冬既望，沙弥真放敬题于莲幢精舍。右题

雷峰塔图。”“一塔所藏经,八万四千卷。此塔设长存,一卷何由见。无字处虽多,都有真经现。笑杀老苍虬,多事来增缮。右题苍虬大师补经图。天逋残衲合十又题。”真放,号莲幢、井上外史,又号天逋残衲。

其黄孝纾跋云:“雷峰塔,五代吴越王钱俶所建,为诸宫监奉礼佛髻之所。《十国春秋》谓,本名黄妃塔。盖后世传伪久矣。梯昊七级,规同八窗,努势拔地,下俯鸱巢,倒影入江,瘦于马箠。金碧五色,与岚翠为合离;精蓝四围,倚空苍为表望。虬壁飘铎,囊之花鸽,王识金相之表。花开陌上,士女爱来,铃语霜中,天琴欲落,固武林之胜迹也。余梦寐瑰奇,载披图籍,窃谓王以斟雉之光裔,奠常羊之幅员,绿螭符瑞,不坠先芬,银鹿佳儿,能完遗绪。膺九八年之景运,奠此生民;擘十三州之版图,归之真帝。两浙饮其德水,千年仰其雄风,斯塔之存,岂无籍而然耶?屋乌之爱,呵护及于鬼神;杜鹃之灵,瞻拜殷于父老。是南屏乐游之地,必非储胥东洛表忠之碑,同其位置,况夫礼空王之螺髻?则玉婵亦具心香。付四氏以龙宾,则金经亲存手墨,考影事于棠阴,纪梦尘于桑下,以视舍身同泰,无补危亡,布施宣光,徒徵妖梦。拓拔魏之欺颡,大启阎浮:杨阿麼之童昏,亦名舍利,智愚不同,荣辱斯异。然而恒河阅世,多兴废之思,陵谷千年,无不迁之运。瓦官寺古,欲吊南朝,帝子神游,倘来北渚,青鸯大去,白马不归。今兹九月,忽焉就圯,相轮大转,俄成龙汉之灰,贝叶飞空,并散鸯渠之迹。兔葵燕麦,何限伤心,鸽粪龙檀,已为陈迹。蚓复泉飞步,广光验童谣,堆转风陵,竟符谶语。九霄辽鹤,欲迷故国,河山万劫,沙虫即是。当年乐土,吊古悲来,抚今感集,略存故实,用述斯篇,庶几英灵不沫。鉴陆机邺水之文,兴废可徵,备杨衔伽蓝之记。右吊雷峰塔,文稿成于甲子秋日,苍虬世丈属移写卷末,即乞察正。己巳重九后二日,黄孝纾。”按,黄孝纾,福建福州人,寄居上海,工画。

如今所存之雷峰塔经卷,据我们所知,有陈曾寿绘图并题词者

就有七卷之多。曾寿，字仁先，号苍虬，湖北蕲水人。沆曾孙。光绪廿九年(1903)进士，官御史。工画松，兼山水，诗传家学。有《苍虬阁集》。

五

除上述之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外，还有一些经眼者也并录如下：

1.山西五台山文物陈列管理所藏有一卷。此卷残存六十七行，为王昶(福厂)旧藏，有邵章跋，云：“按乙亥为宋开宝八年，迨民国甲子圯塔为九百五十年，经名《一切如来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》，专言佛在摩伽咬国无垢园礼朽塔事，未有陀罗尼经，幅修宋三司布帛尺七尺七寸，藏于塔砖小孔，以缣囊贮之，岁久霉敝，十居其八，完整者尤罕观，余得其一。适乡人持残卷邮赠，辄析六十余行，诒我福兄。时乙丑正月消寒第六集，伯璩章志于京师之万松兰亭斋。”邵章，字伯纲，一作伯璩，号倬龢，浙江杭州人。光绪进士，历任翰林院编修，官至奉天提学使。1951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。

2.台湾中央图书馆藏一卷，经卷前有楼村手绘“雷峰塔图”，并林朗庵题记。此卷首尾也完整无缺，经藏皮于小木盒中，盒面上书“雷峰塔藏经真本。宝宋室”。盒面内又书“雷峰塔崩圯于民国十四年秋，时余适客申江，以江浙战事起，未能往吊为憾。塔砖内有藏经者，千万中未能得一，虽有经而霉烂不能展舒者又属百中之九十九。故当时罗致已难。余出重值共得三卷，均颇完整。一归中村不折翁，一归藤井有邻，尽此自留玩者也。後所见多翻刻，明眼人自能辨也。朗庵记。”楼村题记云：“从此晚钟声不碍，栖鸦无复弄斜阳。南湖一抹烟光紫，犹认依稀在渺茫。乙丑仲夏，为雷峰塔写照。楼村辛壶。”按，楼村者，见上图所藏第三卷。乙丑，为1925年。

3.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，仅存上截，约二百五十断行，文字缺佚甚多。有谈国桓跋，云：“此《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

罗尼经》也，宋时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，舍入西关砖塔永久供养，即雷峰塔所藏者是也。塔倾经现，敬阅一过，福缘不浅。佛历二千九百五十二年岁次乙丑十二月十五日，谈国桓为兰尔先生题。”

4.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博物馆，有陈曾寿绘图并题词，时在1925年春正月，题“南屏梦痕”。

5.西北大学图书馆藏本，有吴湖帆、叶恭绰跋。我们曾得该馆叶恭绰跋的复印件，知原卷乃为潘厚（博山）旧藏，卷末叶跋云：“吾国雕板始于佛教典籍，故研究板本应注重悉昙文字乃不刊之义也。此经刻手精整，言宋版者当以为先河，距开宝七年蜀刻大藏仅迟二载，乃人多忽视，惜孟蜀石经不全，不然当可比美。丙子元夜，于博山先生斋头见此，偶书所见。遐庵叶恭绰。”吴湖帆跋云：“甲子九月，武林雷峰塔崩，土人于瓦砾中搜得《宝篋印经》若干卷，于是传世。按刻经乙亥，即宋太祖开宝八年也。北宋槧本名贵何如，而此卷首尾完整，尤为难得，今归博山兄秘籍。”潘、吴、叶皆为现代著名收藏家。丙子为1936年。

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，国内民间机构及私人所藏尚有，但绝不会多。如常熟市博物馆所藏一卷，有孙祖同、俞鸿筹跋，为铁琴铜剑楼后人瞿凤起先生所捐献^⑩。而在海外，据说各国博物馆、图书馆中也有入藏，如大英博物馆，小翟理士（Liouel Giles）曾于1925年为文叙述。^⑪

雷峰塔一经倒塌，致使塔身内所藏各种文物面世，於是闻声赶到的四方市民有万人空巷之观，争相抢掠，任意杂沓，破坏至多，实令人叹惜。当时有渡云者，所写“雷峰塔内的心经”^⑫一文，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他当时目睹的情况，有云：塔圯后，“即偕同事往观，去校凡十数里，至则惟见人山人海，均在挖取《心经》。《心经》印纸上，裱以黄绫，幅长尺许，阔二寸，卷之中指大小，塔砖两端中有隙，砖与砖相接而中塞《心经》一卷，有如合缝之榫。考筑塔时藏经凡八万

四千卷,塔圯而经亦出世,拾而舒之,或迎风成灰,或仅余残篇,其整幅完好者甚少。当有收古玩者出资收购,时值三五元,后涨至数十百元、内容为《心经》一篇。篇首绘有佛像,末注年月,为吾国最初发明时之印刷,盖吾国印刷品自五代冯道刻《五经》始,盖相去不远也。塔砖堆积如山,后由保管者围以竹篱,以免散失,今如重建,旧砖仍可充用,且旧砖堆中,或尚遗有《心经》也。”

而胡适1959年8月在致李书华的信中,也谈到了雷峰塔藏经事,信云:“关于中国佛教塔藏的陀罗尼经卷印本,最易得者为杭州雷峰塔的钱俶刻的宝篋印陀罗尼八万四千卷。我曾为《纽约时报》(New York Times)的印刷史博物馆购得一份,我又赠送下华府友人DR.Stanley K.Hornbeck一份。当一九二四年雷峰塔全塌下时,这种卷子出现了无数,一元钱可买几十卷、后来就贵到百元一卷了。”^③

由于有些人认为此经能免除一切灾难,寿命长远,得无量功德,故善男信女需求者甚众。为了满足没有得到此经的需求者,杭州的刻字印刷铺及书贾见有利可图,便照原刻本翻刻,售于各路来杭之信佛者或爱好藏书者。据当时人之回忆,经卷散出后,完整者极少。当时杭州商会会长王芑泉得一完整者,大井巷懿文斋裱画店主人许某,从王氏处借来,加以仿刻,由于刻工甚精,虽有少数误字,但大体上也可乱真,且连裱价在内,每卷仅售一块银元,故价廉物美,销售颇广。这类的翻刻本和有意作伪,牟取暴利者不同。又如杭州著名书估朱遂翔的“抱经堂”,曾经编印翻刻了25种古籍,其中就有“雷峰塔藏经”。而上海书估罗振常,在他编印的《蟬隱庐书目》(1927年8月)中,也有“雷峰塔藏陀罗尼经一卷,摹刻本,宣纸印,一册四角”的记载。

如今,即使这类杭城翻刻的卷子也不多见,偶有一卷,便也有人当作真本而奇货可居,视若珍秘,甚或转手进入拍卖之列。对于这种翻刻本,如有不精于版本鉴定者或看走眼者,也会当原刻购入,尝见浙江图书馆编《浙江图书馆馆藏珍品图录》^④,印刷精美,

惜其“槧版聚珍”开首第一种即为此《一切如来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》之贋品，而第二页为此经之细部，左下为一木盒，内装五小盒此经，惟不知另四卷有否原本？抑或全为翻刻本？又见《中国木器文玩古善本拍卖图鉴》^⑤所收，为1994年拍卖，题“雷峰塔藏吴越钱镠造。水墨印纸本。手卷。915年印”，一卷典型的翻刻本，竟被当作真本拍卖，而价格竟为人民币一万二千元至一万五千元。

笔者又曾见《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》^⑥之图版内，也有此经，乃为民国间最通行的翻刻本，字体为道地的仿宋体，已了无当年镌刻之原意。又《文物天地》所载“雷峰塔藏经”一文中（附有图片）所介绍的浙江义乌市博物馆所珍藏者，当也为民国间翻刻本^⑦。

至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藏一卷、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二卷，皆非原刻，也为民国间书贾重刻。二十余年前，作者之一曾在上海所见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抄家所集中的雷峰塔藏经一百余卷，细审之下，原刻仅二卷而已，其余皆为翻本，且多染色充旧，亦可见当年坊贾欺瞒藏家之技。雷峰塔藏经的鉴别，用俞平伯先生的话来说，即是“辨别之道，惟在看得多，自然到眼分明了。”^⑧

注：

①《咸淳临安志》卷八十二。

②《湖壖杂记》“雷峰塔”条。

③《西湖志》卷三“名胜”。

④这几种刻本均藏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。

⑤又见日本《中国文化史迹》第4册、《雷峰遗珍》P.16。

⑥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，1998年。

⑦⑧笔者所见到的剪报，夹在上海图书馆藏雷峰塔经卷末。

⑧陈从周：“杭州雷峰塔”，载《梓室余墨》卷一，香港商务印书馆，1997；又见“谈西湖雷峰塔的重建”，载陈从周《天趣美文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，1999。

⑨此文发表于1925年1月的《小说月报》第16卷1号上，又见孙玉蓉编纂《俞平伯年谱》，2001年，天津人民出版社。

⑩⑪⑫姜丹书“雷峰塔始末及倒出的文物琐记”,载《姜丹书艺术教育杂著》,浙江教育出版社,1991年。

⑬⑭周心慧等辑:《中国古版画》,浙江文艺出版社,1996年。

⑮《小说月报》十六卷一号。

⑯俞平伯“雷峰塔考略”,见《俞平伯散文杂论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⑰周心慧等编《新编中国版画史图录》第一册,学苑出版社,2000年。

⑱严佐之:《古籍版本学概论》P.27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。

⑲《雷峰遗珍》P.14,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编,文物出版社,2002年。

⑳张秀民《中国印刷史》P.46所引此段文字,略有残缺。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9年。

㉑㉒㉓李书华:“五代时期的印刷”,载《中国图书版本学论文选辑》,台北学海出版社编辑并出版,1981年。

㉔毛春翔:《古书版本常谈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77年。

㉕李书华:《中国印刷术起源》P.153,香港新亚研究所,1962年。

㉖王国维:《观堂集林》卷二十一,又《观堂别集》卷三所记,与此略同。

㉗此卷疑藏安徽省博物馆。

㉘㉙俞平伯“记西湖雷峰塔发见的塔砖与藏经”,见《俞平伯散文杂论编》。

㉚北京图书馆编,北京文物出版社,1961年。

㉛郑振铎编著,人民美术出版社,1985年。

㉜吴慧虞、曾康:“五代刻本《宝篋印陀罗尼经》卷”,载《文物天地》1995年第4期。上海《新民晚报》2001年11月9日报导两户人家为藏《雷峰塔藏经》对簿公堂之事。

㉝“Chinese Printing in the Tenth Century”,*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*, London, 1957, P.513。

㉞西泠印社,2000年。

㉟《中国木器文玩古善本拍卖图鉴》上卷,辽宁画报出版社,1996年。

㊱来新夏等著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0年。

㊲傅健:“雷峰塔藏经”,《文物天地》1997年第4期。

作者工作单位:任光亮 上海图书馆

沈 津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